



谁会感到不安

蔡恒平 著

蔡，一个汉语手工艺人。

谁会感到不安

蔡恒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会感到不安 / 蔡恒平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336-5728-4

I. ①谁… II. ①蔡…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7998 号

书名: 谁会感到不安

作者: 蔡恒平

出版人: 朱智润 选题策划: 何 客 责任编辑: 何换生
责任印制: 何惠菊 装帧设计: 吴亢宗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335871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5728-4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二〇一一年版序

胡 少

《谁会感到不安》初版于二〇〇二年一月，列入陈平原教授主编的“曾经北大”书系。将近十年过去了，市场上已难觅踪迹。因仍有不少朋友在网上寻找此书，故决定再次印行，且列入“汉语江湖”书系。此次再版删除了小说《一九八九年秋天的好日子》；增加了当年未选入的两首诗《不求不朽》和《不朽的爱人》，及后来写的一个短故事《百合的名字》。

蔡本人并不希望重提这些二十年前的旧作，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心里的标准很高。文学犹如蔡的心爱之物，他没有以此作为谋生的职业，而是远离它，在广阔的生活里磨砺对它的敏感和了悟。多年来，得益于远离文学的“圈子”和“体制”，他对汉语的直觉保持着二十岁时的

锋利。

我重读这些二十年前的文字，感到它们仍然生机勃勃，使人重新触摸到八十年代中文系的一种“纯正”的气质；这种气质是我在蔡的同代人——臧棣、清平、麦芒等人的文字中所一再发现的。它们仍然诚挚得滚烫，坦荡得有光芒，像《诗经》中的那些歌谣穿过两千多年的风尘扑面而来，水清叶翠。

在本书二〇〇二年初版的时候，蔡提到他计划写作长篇《海淀》；十年来，他断断续续地酝酿写作《海淀》。他说《海淀》是《谁会感到不安》的续篇。不知道蔡什么时候能完成《海淀》。不过，像蔡经常说的那样，“一本书有自己的命运”，是否完成可能并不重要。完成与未完成，圣徒与浪子，文学与生活，不朽与速朽……这一切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不过是靠近“道”的不同方式——我感到在很多年前，蔡已经彻悟了这一点。

谢谢蔡，出于友谊，他允许我们再拿这本书开刀。谢谢本书策划何客兄，他的诚挚推动了这本书的再度面世。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1 辑一 谁会感到不安

2 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17 谁会感到不安

53 雪意和五点钟

63 艺术家生涯

—— 给寿平

80 百合的名字

85 辑二 美好十四行

86 一九九〇年春天的自画像

88 一九九〇年夏天的自画像

90 一九九二年初春的安魂曲

92 Lily 十四行

94 YiYi 十四行

96 爱情十四行

—— 给君

98 比 喻

100	彼岸十四行
102	玻璃器皿
104	处 境
	—— 给晓东
106	飞翔十四行
	—— 给雀雀
108	父亲十四行
110	歌 唱
112	汉 语
	—— 献给蔡，一个汉语手工艺人
114	回 家
116	焦虑十四行
	—— 献给奥登
118	立秋十四行
120	铃兰或花祭
	—— 一个少女的理想
122	流水十四行
	—— 给王枫
124	美好十四行
	—— 给寿平
126	冥 想
128	命运十四行
130	末 日

132	内心生活
	—— 给阿顾
134	请求十四行
	—— 给政文
136	认识身体
138	认识十四行
	—— 给臧棣
140	如此啊！好兄弟
	—— 给范山
142	深居
	—— 给茗风
144	审 视
146	生活十四行
	—— 给麦芒
148	诗
150	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你们
152	我梦见自己睡眠的颜色
	—— 给韩卫东，一个梦见自己睡眠的颜色的人
154	无 题
156	夏
158	献身能感动一个人吗
160	想象十四行
162	小兰十四行

- 164 肖像十四行
- 166 信仰十四行
—— 给清平
- 168 行 吟
- 170 询 问
- 172 厌倦十四行
- 174 一九九四年元月的自画像
- 176 忧郁十四行
- 178 预感十四行
—— 给邵燕君
- 180 远 景
- 182 远游十四行
—— 给程力
- 184 愿望十四行
- 186 月光十四行
—— 给冯玉明
- 188 赠别的歌谣
- 190 不求不朽
—— 一个圣徒的自画像，在秋天
- 194 不朽的爱人

197 后 记

辑
一

谁会感到不安

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

下流的、丑恶的生活。

—— 弗朗索瓦丝·萨冈

现在我回想起在北大生活的四年时光,就会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这种感觉曾经多次伴随我度过许多孤独的岁月,直到今夜我才如此清晰地感知到那些被酒精和烟卷长期摧残的躯体,那些为性欲和情感所折磨的灵魂以及他们营养不良的面容和悬在空中的精神。当我在昏暗的台灯阴影下读到赫拉克利特这句无比智慧和透彻的箴言: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我知道我终于可以表现这种令人痛苦的感知了。我之所以称之为痛苦的,那是因为在以下的文字中我的叙述是一种赤裸的真实。在内心深处,我情愿将此导向或者假设作为一种虚构,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实际上确实是一种虚构。

我看到我的朋友范此刻正推开宿舍的门走进来，我扔给他一支烟，或者他扔给我一支烟，然后我们就躺在床上打量着烟气在空中构成的图案和幻象。我们谈到聂卫平连克日本超一流棋手的辉煌奇迹，然后再幸灾乐祸地说等着高丰文的足球队在汉城（现首尔）现场表演——现眼。我们哈哈大笑，床吱吱地响。

你要是再这样深夜哈哈大笑，我明儿就走。我听见梅在身边抱怨。我也被自己的哈哈大笑声所震惊，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深夜躺在卧室的床上会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你看，笑得床都吱吱作响了。我听见梅一边脱下粉红色的内衣，一边继续抱怨，我觉得梅的这种腔调和做法十分可笑。我说：你要是想明儿就走，就尽管走，就等明儿再说。顺便告诉你，想和我同居或者可以和我同居的整整有一打。我听见梅笑着说：太巧了，亲爱的，我也有一打，整十二个，不算老外。你说得对，就明儿再说。

但我在内心深处已经升起了一股犹豫的情绪。我望着躺在对面铺上抽烟的范，不无疑惑地问：范，你不是分配去广州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呆着？

范无限同情又无限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我说蔡，你又被哪个女人给弄得面目全非，连自己都不认得了？离毕业还有两个月呢，谁也不知道要被分到哪儿去。我一直以为你是老手了，不会像程和韩那样迟早让女人给毁了，现在看来你也被弄糊涂了，悠着点，兄弟，活着比什么都强。

范在这四年里不时以这种口气对我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就是没

有说过我哪怕一回。范在智力上无可挑剔，但自称懂得生命的精义以及对我以这种姿态说话，都只能说明他对生命懂得很少。用程的话（大概是程的小说里的话吧）说是：他还没有隐私呢。虽然这未免显得刻薄，但没有隐私这一概括真是妙不可言，我在心里暗暗这么腹诽范的时候，他正得意洋洋地摇晃着那双远近闻名的臭脚丫。远近闻名的原因除了生理上的臭之外，主要是因为他经常在足球场上射门的一刹那优柔寡断、犹犹豫豫，结果丧失了许多破门得分的良机。程在一篇小说中甚至说范曾把球踢进自己的大门。据我所知，这是程作为一位文学青年所特有的想象力、创造性及修辞上的夸张，因为不管怎么说，范的脚底功夫还是相当细腻的，尤其是那儿下来回拉球过人的绝招使他一直是中文系足球队的主力中场。说到吃喝玩乐，诸如玩玩桥牌、围棋、麻将，六人升级以及从青岛传过来的“勾级”（青岛俗称有三样宝：啤酒、海滩和“勾级”）等等，都绝对离不开范。这除了因为他玩技纯熟上乘之外，还因为在玩的过程中范经常才思横溢、妙语如珠、黑色幽默、可口可乐，当然也肯定少不了程、韩和我，还有王。

我不想再这样在肚中品评范，我们毕竟是多年的老哥儿们了。我找了一个话题：快八点了，咱们该喝酒去了。韩和程呢？他们干吗去了？最后这句是天津腔，跟我的朋友张学的。张是天津人，比我们高一年级，关于他的故事以后肯定要提及，他是配角中的主角。

程已经有两天没见着了。韩他妈的可能还在对面屋里睡大觉。我看我们别急，躺着聊聊巨愉快。范的臭脚丫优雅地摆动着，表明他已进入自在的境界。

我没有对范的建议表示反对,但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不安在我心底涌起。程别他妈的犯下什么事了吧,我这么说的时侯,感到相当虚弱。

程不会犯下男女的事来。只要不是男女的事,别的什么都没事。

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范的幼稚。偏见和一种本能的恐惧感。男女之间的事只要处理得法就肯定是增加生活的愉悦感。范无法先验或者超验地明白这样一条规则:对应关系的男女只服从心灵的非智性的支配,这使许多事情变得好办而不是相反。但是这需要天才、从容不迫和经验,在这方面范的智力帮不上他什么忙,浪子都是天生的胚子。

不过我没有对范透露这一想法,对不同的朋友,我有不同的谈论话题。比如说我就可以和韩畅谈上述想法,韩在这方面无疑是有很高的悟性,是个天才。这从与他交往的女孩人人都喜欢他这一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另一个有力的证据在于,他从没碰上什么麻烦。

要是我和王聊天,我们就聊古书、版本、轶事和金庸,使我记忆犹新的事起码有如下两件:第一件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和王每周必定在远近闻名的燕春园痛饮一顿。在喝酒的过程中,我们几乎月旦了无数的人和书,王佩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陈寅恪的天才、钱钟书的《管锥编》和清代的所有朴学大师。我在表示了谨慎的赞同之外曾经含蓄地提醒过他关于学问和思想的区别和界限,显然这对他不产生影响,因为直到不久之前在他给我的信中依然宣称不需要理论。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在于王的酒量是硬撑出来的。他先入为主地认定

自己能喝，经过几次小心翼翼而又近乎大胆的冒险之后他就区分不清是否曾经欺骗过自己。而事实上他也确实居然撑出来了能喝几口而且爱喝。我目睹了他的这一危险的心路历程，并且从一开始就预言这种精神作用的物质基础肯定是不可靠的，这种危险性终于在一次痛饮之后暴露无遗。那是一个大雪飘飞的冬日，我们决定去海淀的扬州风味餐馆“黄鹤居”喝点酒御寒，同时借此消磨令人难堪的漫长冬夜。王在酒桌上就已经表示出了醉态，但王的这种醉态我们都已司空见惯，因此谁也不当回事。回去的路上他和韩走在最后边，根据韩后来的叙述，王起初话特别多，而且是用他的家乡话——福州话对韩慷慨陈词。福州话是闽北方言区的代表话，保留了许多上古音，与北方方言差别巨大。韩是河北人，王的话他一句也没听懂，但是王当时根本想不起这些事来，韩说那时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虽然王以前喝多了也吐几句福州话，但绝不像今晚这样滔滔不绝，因此韩打定主意想尽早把王弄回宿舍。但是当他们步履蹒跚地折腾到一条叫老虎洞的小胡同时，王终于不省人事地躺倒在一片洁白的雪花之中，睡得无忧无虑。喝醉的人特别沉，韩急中生智，花五元人民币雇了一个过路的大嫂看着王，自己回来报讯。韩后来解释说是担心狗用舌头舔王的脸，况且，韩笑了笑说，躺在一个叫老虎洞的地方总归让人不放心。等我们用担架把王抬到医院后，诊断的结果把我们最后一点酒意都给吓醒了，王严重酒精中毒，再晚来半个小时就麻烦了。校医院郑重其事地把我们副系主任给叫来之后才开始清洗王的肠胃。按照校医院的说法是万一有意外，有个头儿顶着。事后我们曾经谈起如果王那天不幸逝世，我们只好打起

背包齐赴王家,让他母亲在我们当中挑一个当儿子,或者轮流当儿子。由于王在这个倒霉的晚上的前一个晚上刚刚喝醉吐过,并且十分荒谬地跑到五四足球场边上的乒乓球桌上睡了两个小时,所以我一直对王的这种精神表示敬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二天程笑咪咪地安慰王的话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肯定是说:你要是今天咬咬牙再喝几两白的,那一准长出海量来。范的态度比较暧昧,他说这不算什么,我猜测这里的潜台词是炫耀他曾经经历过比这更厉害的事。后来程告诉我范有一年暑假在他家玩时确实有一次喝过了头之后像野兽一样嗷嗷乱叫,在大雨中沿着公路狂奔了两公里路,最后只好用一根绳子把他固定在公路边的一个修车铺里。铺的主人表示理解,并免费提供了烟和茶水,我不知道程的这一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但是范未免太自负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是忘记了韩喝醉后曾经企图拗断铁制床架,结果把一个枕头给活生生撕裂了和程喝醉后把别人的女朋友当成自己的女朋友这些事实了。当然范的这句话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王的一种鼓励。只有韩满脸苦笑,他抱怨说昨天晚上可把他给累惨了。接着他建议说,以后最好是乘大家都在场的时候中毒,那样人多好办事。

这件事使王的知名度无限升高,听说他后来为此写了一份检查,据说在检查中他责备了酒的低劣,提醒有关部门应当立即着手发行优质酒,同时强调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身体不好,在检查的最后他似乎是保证以后只喝好酒,并且只在身体好的时候才多喝。另外还引申出这样一条经验教训:他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了加强体育锻炼的必要性。作为

一种现实性的传奇，这件事已成为北大中文系饮酒史上的经典性杰作，对此我们都为王感到高兴，可以与之比美的只有我在毕业之前的某一天创下的奇迹。那天我从上午九点半开始感觉到隔夜的酒劲发作并开始呕吐，这一吐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十分，整个过程长达九个小时。总共吐出两瓶罐头（一瓶枇杷、一瓶橘子）、两瓶汽水、一瓶矿泉水和若干杯白开水，期间共有二十一位友人分四拨来看望我并推荐了各种民间秘方，最后我的朋友君熬了一碗大米粥，外加一包榨菜给治好的。多年以后，我始终无法忘却那天她那飘逸的黑裙子和令人感动的关怀，历历在目的是她在屋里忙碌的细碎的脚步，又优雅又急促，是来自她眼睛深处无言的劝告和对我的未来的担忧。虽然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但我确实被深深感动，我想我肯定一直记着她。那次吐酒之后的几天之内我一直生活在一种双脚飘浮在地面上行走的状态之中，那真是一种使人忍不住想对往事进行忏悔的状态。我记不清我当时是怎么想了，另外不久以前一个叫熊的挺可爱的小伙子酒后突然大量吐血送医院急救的故事也不坏，但是否能够成为经典作品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另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是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和王连续一个月合租金庸的武侠小说的难忘的经历。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回味起从北大到海淀良友租书店来回的路上雪花扑打在面颊上的感觉。此后我和王之间无休止的话题之一就是谈论金庸，我们一致同意这样一种看法：金庸是不世出的奇才。同意这种看法的还有我的朋友邱和王。邱有过许多令人尊敬的纪录：一、靠两瓶白酒打发了一个星期，这一星期内他没吃别的东西，只是躺在床上看武侠。二、他在桥牌上达到了大师的造诣，并